

說部叢書

第二十七集  
第七編

哀情小說  
卷上

墮淚碑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完全華商股份 商務印書館出版



八冊 每冊 一角 五分

近者武成建廟。合祀關岳。又以古今名將二十四人爲陪祀。本館特就諸公之事跡。編輯成書。顏曰模範軍人。或一人一傳。或數人合傳。採摭史料。搜羅遺聞。以淺顯之文筆。述偉大之事業。凡我軍人及一般國民。皆宜人手一編。以爲私淑之師。資而振尙武之精神。

|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| 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-----|
| 第八冊      | 第七冊   | 第六冊  | 第五冊   | 第四冊  | 第三冊  | 第二冊 | 第一冊 |
| 周威藍馮常徐郭旭 | 劉韓狄王曹 | 郭李蘇尉 | 李賀韓   | 謝王趙張 | 岳    |     |     |
| 遇繼       | 遇烈    | 世彥   | 子光定   | 若擒   |      |     |     |
| 吉光玉勝春達侃兀 | 錡忠    | 青章彬  | 儀弼方德敬 | 靖弼虎  | 玄溶雲飛 | 經   |     |

# 舊小說

全部定價六元

零售

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甲    | 乙    | 丙    | 丁    | 戊    |
| 二冊   | 六冊   | 一冊   | 四冊   | 二冊   |
| 六元四角 | 二元四角 | 三元四角 | 一元四角 | 六元八角 |

◎說部之國粹

◎稗官之模範

此書爲侯官吳翊亭先生所輯、蒐羅說部諸書、千有餘種、自漢魏六朝以迄近代、都爲六集、(分訂廿冊共一千二百五十八頁)始於庚戌之夏、成於甲寅之春、時經五稔、始克蒞事、洵小說中之巨觀也、本編有五大特色、採取材料、悉出名家、特色一、佚文祕典、竭意搜羅、特色二、短簡長篇、選擇精當、特色三、鑑古鑑今、助人興會、特色四、且吳君之輯此書、本爲示人作文門徑而設、與尋常各小說迥乎不同、特色五、有此五大特色、愛讀者無不歡迎、刻已出版、每部僅售洋六元、以副愛讀諸君之雅意、

◎◎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# 墮淚碑卷上

## 第一章

南太平洋一海島。處南半球赤帶之東。地氣既炎烝。日午時。尤酷熱不可耐。島湖兩岸。夾植樟榆。綠蔭森然。風景如畫。湖面澄清可鑑。遠望若置水銀於黃沙之上。蕩漾晶瑩。而水波淙淙。衝激礁石之音。更清冷可數。是日有一白種童子。獨坐野橙及椰樹林下。手一書。穆然披閱。此林附近。左爲土人村。右爲歐洲租界。地名阿比阿。而林中則寂寞荒涼。人跡絕少。此白種童子。獨好幽邃。挾冊以遊。觀其俯首凝神。目不旁矚。維湖水激石之聲。響如雷動。亦未嘗一作冷眼觀。於此尤足見其好學深思之概。童子所閱之書。爲英國上古偉人之歷史。當其閱至動人之處。輒承贊高聲朗誦之。已而掩卷。忽聞蜂聲皇皇。飛越頂上。則引首四望。又見白色小鳥。騰騰飛噫。在此熱帶地方。日中炎酷。彼勞働工人輩。尙暫時輟作。卽慣生於此之士人。此時亦閉門深匿。避此酷烈之陽光。嗟彼小鳥。游樂空際。一若示人以

人所不能禁受者。而彼轉能禁受之。亦一奇矣。閱者諸君。須知此童子之歷史。至有奇趣。其名曰可洛。爹加里仁。年才十五。父爲英國種。而品格卑污。爲一不安分之徒輩。自言曾在英國大學畢業。惟就彼現在品格而論。則其行爲。實無一可取者焉。土人村距阿比阿約二咪許。可洛之父。卽居於此。彼於十七世紀時。已遷居是島。繼乃娶一土著女爲妻。而生可洛。惟彼不務正業。鎮日洪醉。放蕩幾不類人。然頗注意教育其子。而可洛實爲一佳少年。論其性情聰穎。匪特南洋羣島中無與比倫。卽在此南半球中。恐亦不數數觀也。

可洛算術不甚精長。惟拉丁及希臘兩種文。頗占優勝。以其純粹博奧而論。雖較諸高年飽學之才人。亦不多讓。且尤稔於古詩。至英德意大利西班牙諸國語言文字。亦罔弗通曉。由是以觀。可洛之美。洵足以掩其父之惡矣。可洛體格修長。面目潔白。一望而知爲非下流卑劣者。而容貌尤韶秀。髮色金黃。氣度雍和。令人愛羨。就其少年儀表論。又可斷其異日當爲勞腦生涯。而決非勞力者矣。當時可洛

掩卷置書。交手自握。而以頷枕之。注目觀一小鳥飛集地上。食一小蟲。俄而小鳥忽飛去。則又見菜畦中有一黑金色之硬殼蟲。蹣跚而出。可洛自先時讀古偉人歷史後。忽發一種奇想。覺此蟲之殼。堅厚如許。殆與古勇士之披甲出林。而爲種種冒險事業者。將毋同。旋見此披甲者所行之道。高下崎嶇。頗不平坦。而土凹處又積水一泓。深數寸許。倘披甲者稍不措意。即墮其中。亦足溺死。乃披甲者竟行行繞過此淵。漸入一隘口。此時可洛目光緊注其行處。惟恐爲他物礙已視線。不能觀其舉動完全。此披甲者所入之隘口。左爲巨石。右爲絕巖。闊狹之度。僅容彼一身許。正行時。忽見一大蜘蛛出。狀極獷惡。可洛忖曰。此物必爲扼守隘口者。然則此披甲者。亦危矣哉。果使見危思退。必貽恆怯之譏。然勇往直前。又必有一番惡戰矣。正沈思間。忽見披甲者舉其咀下一針。如提槍挺戈狀。鼓勇而前。以與彼蜘蛛決勝負。可洛凝神注視。不敢他瞬。見披甲者再進再却。一轉折間。幾墮巖下。可洛則呼吸俱不敢作。及至稍勝時。則又大喜失聲而呼。呼未已。忽聞衣裳襟襖。

聲自林中出。回視之。則見一少女款款來矣。乃呼曰。魯意。爾何時來此。胡吾竟不之覺乎。可洛與少女言。至間斷不能窺披甲者完全戰事。因卽謂少女曰。魯意。爾來觀此處戰務。女聞言。卽行近其側。與可洛同觀。此少女青年麗色。風致嫣然。衣衫一白如雪。戴闊邊草冠。金髮縷縷。散披肩上。俯就可洛問曰。君又作何惡劇乎。可洛笑曰。非作惡劇。卿不見此披甲者乎。言時。以手指蟲曰。此物誠奇偉矣哉。彼身披黑金之甲冑。而勵尙武之精神。試爲比擬。直同我英古名將從軍時之偉狀也。初彼自林中來。有如勇士四出。將覓一冒險事業者。乃久無所遇。後至此。遂遇此惡物。此惡物曳臂當前。拒之不聽入。彼此遂起而決鬪。時少女與可洛並肩立。共觀此二物爭戰。旋見蜘蛛如用妖術。口吐絲緊縛此披甲者。推跌巖下。可洛因太息曰。勇士乎。汝本甚勇。惜彼惡物以妖術陷汝耳。言竟。二人起身互視而笑。少女丰韻絕佳。笑時。如初放海棠。天然生媚。齒如編貝。膚若凝脂。觀其一種嬌柔旖旎之神情。正不料其在南太平洋熱帶荒島中。已經過一十四度炎暑矣。女父爲

愛爾蘭之貴族。現居是島阿比阿村。種咖啡爲業。可洛自幼與女生於斯。長於斯。耳鬢廝磨。以共晨夕。乃今日女身所束之裝。竟爲可洛所從來未曾寓目者。不覺見而奇詫。乃注目視女。良久言曰。魯意。爾今日如此盛裝麗服。得無欲使我賞識乎。抑欲使我觀之而欣羨乎。但吾自料將來必有一日。所衣且尤勝於爾今日之衣。顧今日則誠不能與爾相比較。以吾身上之衣且垂破矣。言時。自視其所衣外衣。覺頗不滿意。欲以手拭其污處。顧污處積久。拭之不能新。已而復廢然坐石上。魯意注視可洛。狀至不安。謂可洛曰。爾尙欲吾於臨別時與爾口角乎。果爾。則吾此來爲多事矣。此次爲我在此島中與爾相見之末次。爾以後不知何時再與我晤面。可洛。吾將去矣。爾知之乎。魯意以爲己語突如其來。可洛聞之。必極詫異。孰料可洛仍泰然答曰。此語吾已習聞之。爾言非一次矣。魯意曰。吾此次所言。誠不虛謬。正如禮拜堂宣講福音。語語確實。絕無誑言。蓋吾伯父已死。其財產爵業。悉歸吾父承之。故吾父須卽日返愛爾蘭。承襲其財產爵業。吾從今一去。將在愛爾

蘭享受富貴。養尊處優。入則大廈高堂。出則輕裘肥馬。此後吾所歷皆美境矣。可洛略一遲疑。以鞋尖畫地上之沙。作圓圈形。隨答曰。此殆爾腦中幻象耳。爾平日希望富貴。遂於恍惚間。現此空中之樓閣。實則恐未必真也。魯意切實答之曰。吾言非謬。今晨吾父接信後。額手稱慶。謂上帝已睡醒。旋復連浮三大白。始能鎮其驚喜之情形。隨攜吾至市中。命吾自擇適意之物。吾因得購此麗衣。今日下午。卽附輪船返倫敦。吾父命吾檢點行李。事至忙迫。然我以念君切。特乘間來此見君。君猶不我信乎。可洛至此。始信魯意之言爲確。且觀其衣履炫然。亦足證所言之非虛。思念間。魯意復輕掠其鬢曰。吾父又謂吾將來當爲英倫最特色之美人。可洛聞之。自思魯意爲己獨一無二之好友。今忽辭去。心中彷彿如有所失。惟魯意今已爲一最滿意之人。苟與我相較。殆有天壤之別。於是卒然答曰。以我思之。或爾將來之境。尤不如我今日之境。亦未可卜也。魯意曰。可洛。爾若再如是鹵莽。則吾立去。不與爾話別。吾爲爾思。爾不宜率性至此。可洛曰。否否。吾非率性。特不願

爾別我耳。且倫敦天氣較此地爲寒。料爾往倫敦後。未必能得如此地之瀑布澡身。吾近又新閱許多詩歌及小說類。方欲誦與爾聽之。今爾一旦別去。使我何堪。魯意曰。吾到倫敦居久生厭時。可再來此。今吾自料往倫敦後。可以往來游玩於宮禁中。試思戴絕豔之花冠。著時新之華服。而爲貴族小姐者。又何處不可到。何處不能遊乎。可洛曰。誠然。但吾則希望我將來爲一著作家。及美術圖畫家。苟一旦名譽高馳於國內。則貴族王孫。尙不如也。魯意曰。斯時吾等當在威士免士德之禮拜堂結婚。可洛爾曾許吾婚事。幸勿忘之。魯意言時。面微赧。如玫瑰花之鮮妍。益增嫵媚。可洛知分別卽在此頃刻。百感縈懷。徬徨無主。至不能更作答詞。魯意復曰。吾今行矣。母令家中久待我也。可洛曰。少時吾當至船中送別。魯意曰。甚善。言已。告別一聲。翩然而去。

可洛見魯意行後。默然自思。魯意既去。則此島將成一荒涼世界。先時雖對魯意誇說此島之風景。顧私心自問。亦甚願離此孤僻之鄉。至熱鬧世界中。作一番事。

業。且憶從前曾有數商船。往來於此。船主勸我附船往他處漫遊。迨後有一次。已約定往新金山。惜父性頑固。力阻之。不克遂。我破浪乘風之志。重以資乏囊空。困窘如禮拜堂之耗鼠。故雖有此願。而竟不能償。夫男子志在四方。烏能鬱鬱久居於此。乃吾父意見。輒與吾相左。彼祇埋頭於此土人村之小屋。以爲樂境。一若終老是鄉。於願斯足焉。

可洛與其父意見不投。感情遂薄。且以其日在醉鄉。少醒。則臥敗榻上。把卷咿唔。其狀若欲使人信其確曾在大學畢業者。可洛又夙知父性。自料欲出外遠遊。非私逃不可。然既逃之後。父必大怒。怒時。倘有人勸之飲。則亦自忘懷。思至此。可洛潛遁之意遂決。惟立意先到澳大利亞。行己生平所希望之著作業。至積有餘資。卽往倫敦追尋己所心愛之人。且有一船。爲是日下午啟碇。此船名摩零高利。專往先尼及沙馬崖兩埠。船主名寶利。可洛故識之。遂思往覓此船主。求彼攜以同行。則無論在船上作何勞役。以償其船資。亦所願也。可洛沈吟久之。忽點首。喜溢。

眉宇。因竊想將來所到之名勝地。若何繁華。若何快樂。景象歷歷。如現目前。

可洛既決計潛逃。遂起身自林中出。正欲往覓寶利船主。忽有一土人迎面至。呼可洛。可洛見此土人面色迥異尋常。知必有他故。詢之。則其父欲命可洛進城沽酒。而可洛出久未歸。乃大怒。因命此土人覓之。當時可洛聞土人言。竊計進城沽酒時。當乘間往覓寶利。遂欣然促步以行。

可洛奉父命入城沽酒。時已下午。各酒肆座客俱滿。牛飲喧呼。異常嘈雜。可洛隨意入一家沽酒。忽見船主寶利正坐肆中。座前置一大酒瓶。且斟且飲。寶利體格魁梧。面上亦頗慈祥。令人敬愛。而兩目作灰色。顧盼殊雄。可洛急進前與之爲禮。寒暄數語。船主問曰。可洛。爾書售去乎。何時可從我漫遊乎。可洛曰。脫先生之船。今日行者。則吾今日卽從先生往矣。寶利聞可洛言。絕不驚詫。蓋平日二人慣作是言以爲戲。乃笑謂可洛曰。此語吾慣聞之。吾船明早展輪。汝果願行。則今夜可卽部署行李。可洛曰。吾此次之言不謬。先生請俟之。言已。匆匆與寶利別。攜酒而

行。可洛且行且思曰。吾生平遠遊之目的。此次自必可達。惟念父命。吾出外沽酒。爲時已久。恐歸家後。又有一番責罵。然吾潛遁之計。既決。無論如何。吾當暫容忍之。既至。見父母均臥在闕外。著陳舊之衣衫。科頭赤足。蟲鄙可嗤。一見可洛。卽咆哮狂詈。比見可洛手中持酒二瓶。怒始稍息。可洛以酒獻父。又取一鐵碗予之。蓋此鐵碗乃其父平日之飲器也。

可洛當父狂飲時。遂默然坐樹陰下。竊自計其逃遁事。并思摩零船主之言。或與我童子爲戲。未必可信。吾曷不先潛入彼船中。深自韜匿。待船離島後。始出求船主踐今日允我之約。若吾預告以背父逃走。求附彼船。彼必不我允。我不得不出此欺蒙之策。當沈思際。又聞其父酗酒聲。及高讀拉丁文聲。心中益鬱鬱不樂。魯意所附商船。啟行之時刻已屆。可洛乃求土人以一小艇。渡之往魯意船上。是日天氣非常炎酷。湖中之水。直如沸湯。及小艇既抵大船旁。兩邊船舷鐵板。均如初出洪爐。炙手可熱。而可洛以心戀魯意故。乃不畏此酷熱。仍恬然踏上大船。時

魯意亦欹身窗內。探首外望。若專盼可洛之來者。

魯意此行。島中人送行者。指不勝屈。魯意父則坐艙中。與諸客傾飲香檳酒。獻酬交錯。杯盞淋漓。樂哉。魯意之父。泰運之來。直若迅雷之出人意料外者。

凡人當情極深摯之際。往往反若無情。可洛登船後。目視其心愛之人。將於此最後送別之頃。一傾心吐膽。藉表己一片真誠。以爲知己者慰。顧乃羞於啟齒。趑趄囁嚅。弗能出口。俄頃。見送行者。與出行者。均彼此致聲珍重。紛紛告別。水手則解纜拔錨。船將啟碇。可洛無奈。乃行近魯意前。低聲謂魯意曰。魯意。爾能不忘曩日之言乎。魯意亦柔聲問曰。不忘何事乎。可洛羞澀久之。強答曰。爾謂吾爲大著作家時。則允嫁我。信乎。魯意曰。然。吾必不忘。但爾亦不可遲之太久。可洛復低聲曰。吾今日已決計。遂附魯意耳曰。吾以爾不在此島。吾亦不願獨居是間。故立意潛逃他方。冀他日得追隨芳趾。可洛以此言告魯意。以爲魯意聞之。必極形詫異。詎料魯意所答之語。竟出可洛意外。魯意微笑問曰。逃乎！逃往何處乎。言至此。似

覺可洛不願聞此冷淡語。卽改口曰：君能逃至英倫則大佳。吾等彼此均居英倫，則密邇一城，依然可爲朋友。可洛曰：朋友乎？吾以爲吾等之交際，當較朋友尤爲密切。且冀吾等畢生同居一處也。言時，脣顫體慄，身搖搖不能自持。魯意曰：今日天氣殊炎熱，吾何故竟覺冷乎？可洛曰：吾亦如是。二人言時，汽笛鳴鳴，如促送行之人回岸。可洛遂緊抱魯意之腰，就而接吻曰：別矣。魯意亦曰：別矣。魯意忽又如憶起一事，謂可洛曰：可洛，爾謹誌之。將來我必嫁爾。惟願爾毋忘愛我。并願爾在此完全世界上，毋以愛我之真情，而又移諸他人也。可洛曰：誠然。舍爾之外，吾必不再愛他人。請勿懸慮。已而可洛下小艇。魯意之船亦展輪去。可洛立小艇中，翹首注目於大船，至不見其影而後已。

是夜八句鐘，可洛潛入摩零船中，匿一祕密處。及至船行十點鐘久，可洛始出，登甲板。往見船主寶利。寶利一見可洛，極爲驚詫。良久不能作一言。蓋可洛之來，實已招之，不能責其私匿附船也。

船抵先尼。可洛別寶利上陸。而市鎮喧闐。心腦爲之紛眩。惟計身上只有五先令。須速爲平日所注意之事業。庶可在此茫茫世界中。謀一生計。

## 第二章

可洛自離南洋島後。忽忽已十五年。此十五年中。晨夕碌碌。作筆墨生涯。幸彼既具明敏之資。復懷銳進之志。故能懇懇勤勤。於著書外。更增以繪畫及戲曲諸作。以裕其謀食之源。顧可洛所著之書。及繪畫戲曲諸作。售出者雖不下數十種。然均未經刊刻排演。故可洛於著作界中。卒未能生色。

澳大利亞洲爲一商場繁盛之域。文物薈萃之邦。凡屬有用之人材。本足以消容而有餘者。惟可洛蟄居久之。仍鬱鬱不得志。無聊已極。輒思遄返從前之海島。一覽故鄉。顧每一萌此念時。而其銳進之心。卽勃然繼起。故恆自抑制。自勸慰曰。姑留此。機緣必有日自至。躁急實足以敗事也。

異地飄蓬。他鄉作客。阮囊羞澀。窘偏誰憐。可洛在澳大利亞洲著書。常以勤儉自

勵。錙銖所入。亦必積之一日。時方五月。可洛乃毅然決意往倫敦。行李一肩。著纈盈篋。此外則平日所蓄之英金三十鎊。攜作旅行費。及抵埠登岸。時已兩句半鐘。攜行李逕往高林街。此街寬廣蕩平。然晴則霽塵。雨則泥淖。兩旁住宅。外觀雖似宏敞。而其內容則間隔分居。無異牛欄馬廐。黑暗穢垢。令人難耐。蓋僑居者非操作工人。卽流氓無賴。可洛爲省費計。不得已亦在此街賃一小房於層樓之上。安置行李畢。復出外略購紙筆墨水等物。歸後。卽檢閱生平最得意之著稿。謄錄一過。擇本埠之最有名書肆數家。分寄之。

可洛久蓄志游倫敦。一擴眼界。并藉以建立其著作之名譽。今倫敦至矣。而著作之名譽未隆。故上岸時。未暇游覽風景。卽急急覓居處。既得居處。則竭腦焦思。日夜從事於著作。可洛以爲倫敦者。我既至矣。何時不可任我以遨遊。而惟我青年最可寶貴之光陰。一去無復有反戈之術。思至此。更不敢稍事怠惰焉。

可洛既到倫敦。起居局促。屋中僅容一桌一牀。每早晚值僕人進房收檢膳具時。